

父子情满花灯

文 | 张金园

灯树千光照，月影凝流水。欣赏着流光溢彩的花灯，一家人眼睛里倒映出欣喜和幸福。元宵节到了，儿子学校布置了家庭实践作业——和爸爸、妈妈一起做花灯，要利用废旧物品，还要有创意。我一下班回来，就看到儿子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，问清了缘由，我安慰他：“我们一起想办法。”

首先是找材料。一个红色的包装箱正好派上用场，可以做灯笼的主体。我和儿子商量了一下灯笼的样式和需要用到的材料和工具，列下清单就各自展开行动。

做好了准备工作，儿子量尺寸，我帮忙裁好，他再用胶带粘成六棱柱，很快灯笼的主体做好了。“爸爸，糟了！这要是到了晚上，纸板把光都挡住了，黑乎乎的还是灯笼吗？”“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”儿子想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们再在上面挖出各种造型的小孔，就可以让光透出来

了。”说完我们一人一块纸板，埋头苦干起来。儿子还小，用刻刀在纸板上刻造型很不容易，我怕他伤了手，又看他认真的样子，还是没有打断他，让他自己完成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发现儿子竟在不经意间长大了。

做好造型的灯笼已见花灯雏形，首战告捷，儿子信心大增，忙贡献出他珍爱的彩色手工纸，用胶水贴在灯笼的内侧。儿子还细心地在各个角挂上流苏，我在里面放上电子蜡烛。当花灯点亮的那一刻，儿子兴奋地跳了起来，我的心中也生出一股为人父的自豪感。

自到太钢鑫磊工作以来，与家人聚少离多，陪伴孩子的时间更是屈指可数。和儿子一起做花灯是我们生活中难得的一段经历，更将成为一段美好又难忘的回忆。

花灯点亮幸福，父子情满佳节！

乡下的雪

文 | 牛志刚

六年级的寒假，我去乡下外婆家小住了一阵。

冬天里的农村照例是单调乏味的，而现在再回想起那段时光中的一些零星碎片，似乎可以嚼出点橄榄般的回味来，颇有别样的情趣，而印象清晰的竟是江南乡下的雪。

连日朔风劲吹，冻云低垂，听上了年纪的老人说，这是落雪的前兆。果然风怒天变，上午竟铺天盖地地下起鹅毛大雪来。我呼啸着、奔跑着，冲向了村前的河岗，伸出温暖的双手，热切地捧接晶莹的雪花。登高远眺，天地一色，田野、河流、树木、房屋，全被纷纷扬扬的飞雪笼罩着，粉妆玉砌的世界一望无垠，壮美极了。日暮，风已住，雪渐止，皑皑白雪覆盖着的旷野宁静

如太古，充满着一种庄严肃穆之感。寥廓的天上掠过一只两只自由翱翔的鸟影，人家的屋脊上颯起了几缕袅袅炊烟。如许景致，现在忆想起来，是多美的一幅图画、一首诗呀！我沉浸在遐想的梦境里。这当儿，远处隐约传来啁啾的人语声，循声看去，微明的暮色下两个夜归人正朝村庄这儿缓缓走来，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勾勒出两个黑黝黝的轮廓。趴在村口的小花狗大概是见了自家的主人，兴奋得狂吠不已，叫声随即招来了其他狗的应和，沉寂的小村庄顿时鼎沸了。

上面记叙的往事距今已有几十年了，可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徜徉在回忆的乐园，让这些充满童真的故事陪伴着我慢慢变老吧！



冰河 白泓 摄



梅雪争春 柴巍 摄

牛天雨的牛脾气又上来了。不用猜，看那白眉倒竖，豹眼圆睁，脸蛋子黑成黄昏时的西山梁，就知道这老师傅呀，较上劲了。

和谁较劲呢？半夜一点钟的澡堂，除了两三个洗完澡换好衣服准备走的师傅，空荡荡的澡堂里就他一人，就连蚊子都吃饱喝足躲在黑暗里睡觉了。

这回呀，惹恼他的不是哪个人。和他较劲、惹他生气的是哗哗流水的淋浴喷头。怎么回事？控制开关的不锈钢阀门丢了，就剩个又扁又长的铁疙瘩。那一道孤独的清流倾泻而下，巴掌大的灰色地板溅起散碎的透明水珠，汇成蜿蜒的小河流进漆黑的下水道。

“谁呀！谁呀！知道开，不知道关，真是作了大孽。”牛天雨踮起脚骂了几句，就甩开黑瘦的膀子，迈开八字步，右手拇指食指捏住那块又扁又长的铁疙瘩，身子下沉，胳膊绷紧，拇指食指用力。嘿！居然纹丝不动。牛天雨不信这个邪，他半蹲身体，左手搭右手同时用力，还是纹丝不动。体积太小，吃不上劲。牛天雨把毛巾缠在又扁又长的铁疙瘩上，双手狠劲攥着，咬牙跺脚，身体倾斜，差点摔倒。唉，年纪大了，用力过猛了。他咧开薄薄的青黑色嘴唇，干笑几声。但他没听到自己的笑声，耳朵里听到的全是哗哗的水声。

真是造孽啊！

牛天雨光着屁股跑出浴室，在更衣室的柜子里翻来翻去，他想找个扳手或是有豁口的铁家伙。他的柜子里除了简

微小说

莲花

文 | 王虎山

单的换洗衣服和几个一毛钱的钢镚，连个铁片也没有。牛天雨三步两步跑到门口的管理室，也没想到自己瘦干巴的身体清晰地印在半人高的玻璃窗户上，好在夜深人稀，只有清白的月儿羞涩地躲进云里。牛天雨敲半天门才出来一个睡眼惺忪的老伙计。

“咋了？手不疼还是脚不疼，三更半夜的闹甚了。”

牛天雨一下来了气。“喷头阀门丢了也不管一管，就他娘的知道睡觉，快点，拿个扳手。”

“我是下夜看门的，阀门丢了只能明天告诉领导，水流不流的和我有毛线关系？扳手没有。”

门咣当一声，关了。吧嗒一声，锁了。

怎么办？牛天雨急得原地转起磨来。他心疼啊！疼得他浑身痉挛似的哆嗦，疼得他想起没见过娘。这话说起来就长了，那真是眼泪汪汪的心酸。牛天雨六十年代中期出生在晋北黄土高原的山窝窝里。那会儿真穷，一张嘴全看老天爷的脸色。为啥呀，一年四季看不见一场像样的雨，清冽冽的甜水水比油贵、比命值钱，谁要是喝上一口啊，幸福的给个神仙都不做。牛天雨刚生下没几天，他娘月子里用了不干净的水，感染得病去世了。牛天雨的爹流着两行滚烫的泪

给老生子起名：牛来雨。

牛来雨从小知道是水害死了娘。他发下誓言，一定要走出山沟沟，到有水的地方活出个人样，给九泉之下的娘争口气。从镇上考到省城治校的时候，牛来雨觉得名字里有土腥味，还有雨似的泪，就擅自改成天雨。

苦日子过惯了，牛天雨的碗里不剩一粒米，一根面条，连油花花都找不到。最让人们说他小气抠门的是对水的节约。每次洗澡规定有十分钟时间，老爷们完全可以痛快淋漓地洗洗，可人家牛天雨从没超过两分钟。同事们取笑他，牛天雨开始也不反驳，更不解释。说得过火了，牛脾气就上来了，豹眼一瞪，眉毛一竖，脸膛黑成黄昏时的西山梁：你们就造吧，这吃的喝的用的，哪个是西北风吹来的？把你们狗儿的放到我老家受几天就知道这日子不容易了。

牛天雨抬头看看哗哗流走的甜水水，眼泪也哗哗地流，真是作孽啊。再不想办法拧住阀门，日后怎么见让水害死的老娘啊！

实在没办法了。牛天雨蹲在地上，两只手撑在胳膊粗的水管上，张开两片薄薄的青黑色嘴唇，用最能吃上劲的后槽牙咬住又扁又长的铁疙瘩，他歪着脑袋，斜着眼，五官扭曲地分了家。动了、动了、动了，牛天雨泪汪汪的眼睛里有了一丝笑意。

好了，狗日的关上了。

嘴里的唾液又满又甜。憋不住了，牛天雨一口喷在白釉面的水池里，盛开了一朵鲜艳的血色莲花。

喜讯

为推动太钢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，丰富职工文体活动，花园体育文化中心周末泳健卡倾情回馈，太钢职工凭A卡办理周末泳健卡只需999元/张，另赠

送游泳单次票2张，欢迎惠顾。

联系人：游泳馆贾女士
13653661216(661216)
游泳馆服务台：2289782